

一头牛和一只猪 砌屋记之一

林晓哲

一九六七年。父亲和祖父从虹桥买了一头牛。当时他们还不该多想这头牛日后的大用。十岁出头的二叔成了放牛娃。三年后小牛变大牛，生出一只小牛犊。这是大家熟悉的场景。曾祖就曾贩过牛。也是在虹桥，曾祖认识了另一个贩牛人。这个人日后成为他的丈人。曾祖与曾祖母养育了六个孩子，祖父居长。祖父与祖母又养育了六个孩子，父亲居长。人口愈来愈多，房子愈来愈小。父亲一家人住在一座老房子的宅门角里，三十平米，两个房间，两张床。很难想象一家八口怎样拥挤在那狭小的空间里，其中包括祖母、大姑和小姑。或许还可以说包括一只猪，那时刚刚引进的白猪。以及一群鹅。猪和鹅的起居也是在宅门角，来来往往，天天见面，几乎谈不上一墙之隔。我问，不嫌脏？父亲说，那时的人就是这么脏的。很脏的人也很瘦。但牛和猪和鹅，越长越膘。

父亲向来宣称自己十六岁当家。他在十三岁小学毕业后失学，失去成为家里第一个乐中生的机会。接着有两年农中的经历，记忆最深的已不是学习，而是将每日配给的米省下来，置入竹筒，由二叔带回家。二叔每日往返于从村里到农中的路上，家里的米也积攒起来。村大队发现时，还被冤屈为偷米。紧接着的一九六零年，曾祖、曾祖母相继去世，一个未曾谋面的叔叔夭折于盲肠炎。搭食堂在夺走我的三位长辈后结束。父亲正是把这一年视为当家的第一年。他在那一年代替生病的祖父，跟随他的叔叔们去城北十八生新柴。寒冬腊月，父亲带去的米饭结出厚厚一层霜冰，咬起来听得清喇喇声。

父亲的叙述伴随啃咬的动作。父亲试图让我体会着结着霜冰的米饭的滋味。不加糖的冰棍？父亲笑了。他说他从十六岁开始承受一个大家庭的压力。他想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我很惊讶激励父亲前进的居然是饥饿而不是家族曾经的荣耀，不是四对旗杆夹和六百亩田产，不是耕读世家。而这些都是他常常拿来激励我的。父亲渐渐地结识了许多年长的朋友，他跟随他们尝试各种挣钱的方法。就像父亲现在在生意场上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一样。父亲至今还在挣钱，他拒绝像他大多数的同龄朋友那样成为十

足的老人。年轻的父亲很快成为滩涂上钓鱼和踏蟹的高手，一斤跳鱼二角八，一斤蟹一角。也打零工，去玉环鹿西岛的滩头筛苍蝇头，一种绿豆大的石子，运回来铺路，一次赚十几块。从沙头、小门山进盐，再拿到温州永强克糖，再把糖带回来卖，一斤糖三四角。母鸡孵小鸭，一只可以孵三四窝，一窝八九只，小鸭长到几个月，就乘船到温州街上卖，一斤鹅七八角。父亲把挣来的钱交给祖母。祖母把钱藏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。有一天，祖父对父亲说，我们去买头牛吧。家里就有了一头牛。接着又有了一只猪。接着是一头牛变成两头牛，一共卖出四百三十块。接着猪又长到五百斤，成了公社出名的胖猪，卖出三百多块。

牛和猪，多年来为祖母、父亲以及他的弟弟妹妹们津津乐道。二叔舍不得牛，挂过泪。但是它们的相继离开使父亲的大家庭一下子多出了七百多块钱。七百多块钱连同积攒的其他的有限的钱，成为父亲亲历的第一次砌屋的启动资金。这一年是一九七零年，父亲二十六岁。这一次砌屋对父亲还有一份特殊的意义。父亲二十一岁和母亲订婚。他迟迟不能迎娶母亲。那座宅门角的狭小的老房子，没有办法在一个大家庭里再分离出一个家庭。我想父亲一定在心里盘算着砌屋的时间。砌屋的时间有多长，迎娶母亲的日子就有多近。

很快的，父亲和祖父与村里商量好地块。就在家族荣耀时的祖屋的南面，是离当年旗杆夹最近的地方，至今滴水檐、六角古井、青石槽、青石磨盘尚在。在那样一个单纯的农业时代，砌屋说简单也是那么简单。木头搭梁，石头做墙，泥巴捶地，再盖上瓦，一座房子就差不多成了。木头，专程坐船去永嘉乌牛买，料好，便宜。石头，是老房子后的老鼠岩上采的，一家人齐上阵，一

块一块搬过来，两三百米路。泥巴，是村后山祖墓附近的白石泥，也是一家人一担子一担子挑，四五百米路。但三间屋框架一搭好，隔墙也没做，家里的钱还是用光了。无奈，停工。一停大半年。到了秋收时节，村里的人便把稻干堆到里边去。大伙说，空着也是空着。父亲于是又急着复工。连借带凑地复工。三间屋砌好，在西边添了一间简易偏舍。偏舍缺四根横梁，父亲便一个人跑到虹桥去买。

父亲比划着，一个人，四根三米长的横梁，怎么担回来。看我听不明白，特地拿来五根筷子，放在茶几上，彼此交叉着，在其内部构成一个三角形：底边一根代表扁担，两边各两根代表横梁，横梁交叉捆在一起，构成顶角，横梁再分别和扁担交叉捆在一起，两侧横梁在扁担左右的重量，需要大体平衡。父亲就站在三角形内保持大体平衡的支点上，从虹桥一路担到二十里外的翁洋。走到南岸，累了，坐下来原地休息。一个与父亲同龄甚至年长的陌生人向父亲问路。他对父亲的称呼是阿伯。

直到现在父亲仍对这一称呼耿耿于怀。直到现在父亲仍被更多人称为阿伯。父亲属鸡。母亲常说，这只公鸡啊，爱打扮。父亲浓眉大眼，鼻梁高挺，不乏英气，但年轻的时候背就微驼，又黑又瘦，胡须很厚。母亲的评价是，看你那相道，不叫你阿伯才怪。

但房子终究是造好了。父亲从舅婆那里借了一张圆额床，摆在新屋里。这是为迎娶母亲准备的。几年之后，他们才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圆额床。这张床现在还完好无缺地保藏着。

有一天，父亲抡着锤子，跪在新房子里锤灰坦。父亲的朋友顺木伯走进来，对他说：

我们要办厂，晚上开会，你来吗？

enbi
诗歌

红舞鞋

山子

寒流
骤然南下
冻住
家室门窗
街巷灯火
微信圈
不寂寞
晒出一双红舞鞋
逗逗那些思慕
自拍不了小蛮腰
看得见曼妙舞步
三步、四步、秧歌步
繁星、绿叶、痴痴的期待
一闪而过

Wenbi
散文

古文几何归

给我一间作坊之二

陈闻

我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，据父亲说，祖父对医古文、汤头歌（注：医方著作，以七言歌诀的形式对中医常用方剂加以归纳和概括）音律文法的痴迷甚至超过医药本身。作为祖父的学徒，基因遗传加耳濡目染，父亲将对医古文的喜好扩大到了古典文学。

我小时候去作坊看打铁，父亲倒是不十分反对，只要四溅的火星不要烧着我的脸；但是坐在街边看小人书，会不满：那些大白话有什么趣味？于是拎着我回家，从书箱里掏一本发黄的书来令我诵读，用闽南方言吟诵 归去来哎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，我常常在他对某个字为何是入声而不是去声的分析中昏昏睡去。我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，她们可以在海边整天疯玩，但是父亲只对我分析入声与去声，他说，你生下来，我一眼就看出，你这辈子就是吃 文字 的饭，而中文的精髓在古文。 精神神叨叨的父亲，一个酸腐乡村秀才就那样没有来由地指明了我的人生之路。在我休学在家的那段日子里，他对我的数学不闻不问，对我各种工匠活动视而不见，条件是每天要读一篇古文。而日后如何面对升学，怎样才能让我吃上他认定的 文字 饭，他一概不管。

初中休学一年留级一年后，我复学，转到区中学，脑子突然开窍，从学渣一跃而成为学霸，以全区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县一中。

关于当年开窍的原因，我和父亲有过数次争论。父亲坚持说是他的古文教读起了作用。古文对语文裨益，那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对数学有何帮助？我坚持说是 几何 的功劳。要知道自从初中的数学中出现了几何，我的理科从此面目一新。到了高中，我所有的科目中，最拿手的仍是立体几何。几何图形中那些迷人的线条，有限的无限的实的虚的，我都可以看见，触摸，摆放，估算。一个复杂的立体几何图形几乎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艺术品！画几何图形，其实就是在纸上干我的木匠活呢。我做几何题，往往从结论开始，先作直觉猜想，再用精准的目测距离，虚拟地挪动图形，平移或翻转，辅助或延伸，最后辅以公式推导，屡试不爽，其乐无穷。但父亲很坚持他的古文功用论，我只好安慰他说：因为你的古文启蒙，让我的玩有了格调境界，而这种格调境界更完善了我的空间想象思维能力，从而拉动几何，从而拉动数学，从而拉动 父亲因此得意了一辈子。

但我确实要感谢我的父亲，如果那年，他像现在的大多数父母一样，让我去恶补功课，会怎样？后来在中文系，最被同学惧怕的《古汉语》和《音韵学》两门功课，我学起来却很轻松，看来内力在当年昏昏欲睡时已不知不觉渗透进来了。而父亲的古文启蒙，也确实确实把我的玩与 文字 结合在一起，以至于后来两者越走越近，分不出彼此。



中心巷

郑亚洪 文/摄

上半街的中心巷是条被我忽略的巷子，走了那么多次，居然会错过，直到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担水巷附近转悠，忽见到一条极窄、只容一二人侧身过去的巷子：中心巷。乐清城东分东南西北四个门，中心 给人感觉是纯正的概念，提起住在 中心 也是调子高高的，有一种别样的自豪感油然而生。住在北大街105号的一位老城老告诉我，过去北大街最热闹，过了市头就冷清。中心巷居老菜场担水巷以北、开元巷以南，在北大街75号的位置上，巷口有一家女子发型店，深不到二十米，再往里走就是担水巷了。近来开元巷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，来上半街访旧的大多到开元巷、太平巷为止。开元巷洪宅最近修葺一新，挂上了灯笼，如果你在开元巷，快出巷口的时候，有一个小门可以直接进入中心巷。中心巷在上半街的位置与 中心 连个字不对称，里面没什么大户人家，中心巷1号有一个小院子，房子有点陈旧，北首的房屋有条通道，通向开元巷。这是院子的 上



间屋，坐南朝北，两边的厢房是新建水泥房。中心巷1号生活着老居民，他们不愿意随子女迁居。我在巷子碰到一位行动迟缓的老人，耳朵有点背，当我问起老巷子，他说，老巷子啊，

我都知道一点的。边说边流下口水，一位老妇人忙上来，你哪里知道的！像责备一个淘气的孩子，忙不迭地把老人拉进怀里，受委屈了的老人眼里流露出可怜的神情。

雨后

叶琛

再过几天，就三月了，江南莺飞草长。

我遇见落下来的雨水，轻轻慢慢地还带着一些凉意，却也没有确切的颜色。在雨后看挂在枝桠和低矮植物叶子上清透硕大的水珠子，这种湿润有一种安静的活力，年轻而健康。

停靠在细微之处的雨水，倚靠在果实上边的雨水，泊停在泥土空隙间的雨水，它们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，风把它们带到这里来，一个快乐又寂静的地方。

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我就要走进春天了。春天是一个多么好听的词语，欢喜得如夜里的蛊惑。我时常依附这些微小的感动活着，乱了分寸的在摇摆的花草之间放牧心情。喜爱听人说 岁月

静好，喜欢绿绿蓝蓝的雨水，我看着不说话的人群犹如看着不说话的雨滴，那种彼此陌生的规矩。安分。这样多好，纯粹、干净，又自然而然。

花儿花外，我都有梦。这些水珠子频添了我心头臆想过的几分灵气，我仰头去看再次落来的水分时，却是遇不见好机缘，分明听不到那丝丝如绸的碰击人间事物之声了。是春天了，院子外有好多新生的树叶很好看，孤独在这里也是可以充满绿意的。我想从这里开始一段时光。好比守住世间的一片真切之情，好比反复实习一首好诗里的情节，用这一生。

雨后，一地潮湿。如果把距离拉近，不难闻到大量的芬芳传来。常常对朋友讲，好卸下了，好从那处荒寂的角落里走出来了，雨后阳光正艳，雨后天一个画画的人在一棵树旁完美无缺。

寻常的季节风物都在这些拨人心弦的水气里头获取了丰富的解析了，一场雨那样白，白得没有颜色。对世间还有什么索求？南方的事，远歌吟，独自回答天空宽阔的蔚蓝了。还是在雨后拍了许多雨水。仿佛很平静。谁和谁都能拥有这个去处，不为陌生的地方。如果把它们分类，我觉得按大小分，按先后分，或者按高低分都是合理的，恰如人生，往左或往右都是恰当的戏份。我和它们坐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坐在大美河山的盛典里，沉默，以及继续沉默。

没有比雨后更美的了。没有。雨过后的春天，像极了你，你的美丽与墙外那支绿叶托起的花多么可比。只是想这样一直看下去，愿意这样老去，这样平静地消失于暖风吹拂的郊野，或是简单的约定。

Wenbi
德长杯 美好家园
主题征文选登

十月芦花

徐建平

尽管节候将至小雪，在南方，秋色尚未褪尽。远山淡，近山浓。山是绿的，树是绿的，水也是绿的。

东乡秋晚，一脉潺潺流淌的秋水，于山色浓淡之间萦绕。秋水之上，一座单孔石拱廊桥。岁月在廊桥身上留下各种深深的痕迹，说明它的苍老。杏黄色的阳光像圣水一样洒在秋晚河畔的时候，我与朋友站在廊桥上看着芦苇，消受时光的宁静和芦苇的苍茫。桥上，还有三个男童，靠在一边着的窗口，手牵一根细条子，不歇地玩转着廊桥外面的秋风和荡雪芦花。

廊桥下面水域辽阔，芦苇无限。白色，紫色，黄色，绿色，抑或都不是，只是苍茫。午后圣贤一般的阳光下，芦苇绵延着，起伏着，升腾着。不时有风在动，芦苇变幻无常。

清澈流水如带，斜斜地，一折一折远去。去向芦苇荡，要经过一道河石垒筑的古堤，一片已经收割的田畴，一个菜圃和一丛水生灌木。看似眼前景色，却颇费周折。经过一番穿越，于河滩上翘起前行。芦苇渐近，芦丛渐深。芦苇很高很密，头及其腰。于芦苇腰部摸索，触动芦竿芦叶，一路悉悉作响。

看芦花，仰面朝天。湛蓝天空没有云，平整得像一块很大的塑料钢板，芦花浮雕一般刻在上面。秋阳沾在芦花上，透明透亮。思绪也沾在芦花上，若即若离。有点眩目。

走累了，挨芦苇择石而坐。话语，是关于爱情。往昔，也看芦苇，远远近近地看，看得随意，看得匆忙，终究不能与爱情连接，不能体味 蒹葭苍苍。此时置身芦苇深处，忽然明白，古人何为视芦苇为爱情，以芦苇为信物。芦苇生于水边。水滋养芦苇，也滋润爱情。古人为爱，如今人有许多方式和去处，采采芦苇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和表达。

芦苇盛于秋时。水瘦芦长，涉水彼岸，不为艰难险阻。

芦苇平易繁茂。情绵绵，意长长。别离时，洗手河边，折一枝芦花，赠予爱人。再相会，长厮守。

于芦苇深处，体味古人之爱，仿佛感觉某种不安的气息袭来，似有似无，于稠密的芦苇丛里摇曳。

曾在短篇里，用了很大的篇幅写芦苇，写白露与蒹葭两人的爱情故事。其实，我并没有真正体味古人对芦苇所寄托的烂漫情思，浅薄得很。有《蒹葭》释文，思慕贤才，招求隐士之说更是荒谬透顶。

再看芦苇 更觉得其恬淡和朴实。古人以芦苇象征爱情 最是恰当不过了。

有风来了，芦苇荡的极致出现。风应芦生，芦应风起。芦杆相互击打，芦叶相互摩擦，其音如箫埙，乐声四起，于繁盛而空旷之野响彻荡漾。芦花应乐而动，纷纷离开枝头，如羽，如雪，如梦，漫天漫野飘头。乐声时强时弱，芦花时紧时慢，一阵一阵地弥漫，飞扬，飘荡。

置身如歌荡雪的芦苇丛，犹如置身一台曼妙的古戏曲里，给予我的，唯有沉醉抑或怅惘。伸出手臂，张开五指，阳光从指间滑过，芦花和着乐声从指间滑过，给予我的，唯有欣喜或者若失。

夕阳西斜，与朋友从纷纷扬扬的芦花幔里走出，意欲离去。猛回首，看芦英纷飞，晶莹剔透，毫毛之轻，虚无飘渺，占据内心的，是曲尽人散之落寞和恍惚。不尽芦花，将往何处？将做什么息？

返回路上，我们的手上都不无生动地多了一支芦花，且效古人之心：抑或是某种情不自禁。话语之间，朋友朝掩映于彼岸的村子说，欲于此地购一小屋，前有菜园，后有青山，面对远处开阔水域和芦苇，返璞归真，享受简单静读。

岸边现出一破庐，互相关一番戏言：就这庐舍，稍做修缮，不正合适？走近一看，是牛廄。不禁羡慕起这牛来。日夜与水相依，昼看芦苇，夜听水声，福矣福矣。

这么说着，经过古廊桥。突然想起了芦苇神 忙问朋友。朋友转身指着古廊桥上的三个男童 那不是吗！

三个男童手里各牵一根废弃的录音磁带，或者纤维丝之类的细条子，认真地玩转着。长长的细条子在纷纷扬扬的芦花里舞动，似牵扯着一个巨大的虚幻，有些诡异。

夕阳之下，流水之上的空域，漫天芦絮变幻出各种符号。似飘带，似飘雪，似云彩，似花絮，似美丽漩涡。漩涡，我心不由颤抖了一下。美丽漩涡渐又散开，又是如初的芦絮，无形无序，无规无矩，无影无踪。如乱结，如无常，如世间万象

这么想着，三个男童似乎飞离廊桥，浮现在芦花荡雪的天空。身后拖着飘飘忽忽的细条子，似乎一切都在他们的股掌之中。我自忖度，十月芦花荡雪，就是自己在将逝之秋，寻觅的秋物？

Wenbi
散文

Wenbi
散文